

电子图书



信息技术的结晶

人类文明的载体

网络的基本资源

译者序

我第一次读英国作家威勒德·普赖斯的书，就立刻被书中所描写的种种奇情异趣以及丰富的知识吸引住了。作家对大自然、对人类的热爱深深地感动了我。我读了一本又一本，就好像随作家一道深入了非洲热带丛林、潜入大西洋底的海峡、登上了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峰、踏上了大洋洲荒无人烟的小岛。从他的书中，我知道了大自然中许多有趣的东西：珍禽异兽独特的习性，原始部落的奇风异俗，火山爆发时震慑人心的情景，变幻莫测的海底世界……我不禁感叹：他怎么知道那么多的东西？！

普赖斯是位博物学家。他于1883年出生于加拿大。大学毕业之后，受聘于美国两个极具权威的科学机构：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及全国地理协会。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到世界各地进行科学考察。一生中他游历过七十七个国家，包括中国，足迹遍及五大洲的名山大川、人迹罕到的原始森林、天寒地冻的极地、文明世界尚未知晓的原始部落……他的阅历真是太丰富了，难怪读他的小说，就像在读一本有情节的自然百科全书。

普赖斯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青少年文学作家。他以自己多年的科学考察中的所见所闻，写成了一套十四本的丛书《哈尔罗杰历险记》。他把严谨的考察活动和丰富的科学知识揉进情节生动、妙趣横生的故事之中。书中内容大多为作者亲眼所见或亲耳所闻，所以读来真实、生动。由于它的知识性、趣味性以及故事性，这套历险记一出版立即受到读者的欢迎。第一本，《亚马孙河历险记》出版于1951年，至1985年已重印了十六次，以后陆续出版的其他各本也不断重版，由此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。

《哈尔罗杰历险记》以哈尔和罗杰两兄弟为贯穿整套丛书的主人公，每本书讲述一次探险活动，如追捕偷猎匪徒保护野生动物、考察大堡礁、猎捕某些珍奇动物等等。在这套丛书中，普赖斯塑造了哈尔、罗杰这两位勇敢机智的少年英雄形象。他希望青少年都能成为哈尔、罗杰那样的人：学识渊博，体魄健壮，正直、勇敢，热爱自然，热爱生活。他在书中大声疾呼：要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，动植物是人类的朋友，不要把它们斩尽杀绝；他谴责人类中的某些分子的凶残、自私、狠毒，在他看来，这些人远远不如大森林中那些四条腿的野兽；他热情歌颂人与人之间的真诚、友爱。整套丛书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作家正直、乐观的精神，对自然、对生活的热爱。《神秘海底城》就是《哈尔罗杰历险记》中的一种。相信它一定会受到中国青少年读者的欢迎，哈尔、罗杰将会成为中国青少年的朋友。

由于阅历和知识的限制，译文一定有很多错漏，请读者指正。

骆行健

神秘海底城

1 海底城

马上就要出发到海底去了！他们已经披挂整齐，面罩、鸭脚板、水中呼吸器的气瓶以及加重皮带全都穿戴好了。

“准备好了吗？”狄克博士问。

“准备好了。”哈尔回答。

是的，他们早就为这次伟大的探险作好了准备。过去，哈尔·亨特和弟弟罗杰曾多次潜水，可就是从来没去过海底城。水很深，俯在探险船“发现号”的栏杆上往水里看，根本看不见海底。

海底城的街道、房屋、公园、工厂等等似乎都是异想天开。

“咱们出发吧！”狄克博士话音刚落，他们就从甲板上跳进大堡礁的热带水域。

他们飞快地下潜，一群群鲜艳夺目的扁鲛在他们身旁掠过。深水处，缤纷的色彩融成一片瑰丽的蓝色。海底城的房顶开始在眼下出现。他们觉得自己像飞行员似的，正从高空往一座繁华的城市降落。

狄克博士开始游动，并示意两个孩子跟上。他把他们带到一条宽阔的大街，三个人慢慢潜入街内，双脚终于踏上了太平洋洋面以下六十多米的海底。一块路标告诉他们，这儿是梅恩大街。他们半走半游地穿梭在行人当中，行人也是在半走半游。

人人都步履轻盈，与其说他们在走，倒不如说他们在游，事实上，在海底是很难直立行走的。

加重皮带里面装着铅，但铅的重量几乎被高密度海水的浮力所抵消，他们只要用脚尖往海底轻轻一蹬，就会像鸟儿似地飞起来。

爱恶作剧的罗杰忍不住要试一试自己飞翔的身手，他双脚猛地一蹬，往上弹了十多英尺，然后，像杂技演员似地落下来，站在哈尔的肩膀上。

哈尔吃了一惊。戴着面罩。他看不见头顶上的是什么东西，也许，是一条危险的鱼。他伸出手去想把它拽开，却摸到了罗杰的脚脖子。

他合拢手指紧紧抓住罗杰的脚脖子，把那小坏蛋一拽，罗杰一个倒栽葱，摔了下来。狄克博士在一旁宽容地看着，罗杰翻身站起来。

狄克博士在梅恩大街和科研街之间拐角处的一幢房子前停下来。这幢房子比其他房子大一点儿，跟街上所有的房子一样，它建在支撑柱上，柱高约7英尺。房子正门前没有台阶，事实上，连正门也没有。狄克博士钻到房子底下，鸭脚板一蹬，直朝房子地板上的一个洞漂上去。他带着两个孩子钻进那个洞，爬进屋子里。

屋里很干爽，孩子们和他们的头儿都摘下了面罩，解下了氧气箱。

罗杰盯着地板上那个洞，惊讶的瞪大了眼睛。真令人难以置信！

“水为什么不会涌进屋里？”他尖声尖气地问。

哈尔放声大笑，“你说起话来活像唐老鸭。”他说，但他一开口说话，也跟罗杰一样。

狄克博士笑了，“你们可得学着让自己说话的声音低沉点儿，你们嗓音这样尖，是因为供这儿房子用的空气与你们在上头呼吸的空气不一样。上头的空气含有大量的氧和氮，而在这样深的海底，这些气体过多会产生毒性。在这儿，你们呼吸的空气大部分是氦，氦就是‘尖声气’，不过，你们会很快学会低声说话的。

“ 嗯，你刚才问水为什么不会涌进屋里。这是因为我们让屋内的气压与外面的水压严格保持一致。”

罗杰还是莫名其妙。

靠墙的桌上有一罐饮用水。狄克博士拿起一只玻璃杯，翻过来，杯口朝下压进水里。

“ 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了吧，” 他说，“ 水没涌进杯里，杯里的空气使水涌不进去。这座城里的每幢房子、办公楼和商店都利用这一原理使屋内保持干爽。只要屋内的空气顶得住外面的水压，水就不会涌进屋里了。好啦，那边有间更衣室，那儿有毛巾和干衣服。”

男孩子们卸下身上潜水用的家什，脱掉游泳裤，用毛巾把身上擦干，穿好衣服。他们从更衣室出来时，客厅里没人，狄克博士在另一间屋里喊他们进去。那间房像个办公室，狄克博士正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后头。

艾伦·狄克眼睛明亮，和蔼可亲，但派头仍然像一位杰出的理学博士。他是海底科学基金会的主席，曾经主持过基金会的许多试验，海底城就是这个基金会建设起来的。

“ 怎么样，” 他说，“ 喜欢在我们这个新世界住吗？”

“ 太棒了，” 哈尔说，“ 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。您最好先扼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将要干什么。也许，我们这就算开始工作了。”

2 海底的宝藏

“首先，让我告诉你们，”狄克说，“在这儿，我们要努力达到什么目的。然后，我再告诉你们该怎样投入工作。我们到这儿来是为了研究出最好的办法来充分利用海洋的丰富宝藏。

“世界需要这笔财富，陆地所提供的财富不够用，因为世界毕竟只有四分之一是陆地，剩下的全是海洋。埋在陆地下面的珍贵的金属大部已经被我们挖出来了。无论在加利福尼亚还是在澳大利亚，人们都不再谈论什么‘淘金热’，黄金全挖光了。

“银矿也快挖完了，铜矿不多了，镁也严重短缺。造一架飞机得用整整一吨镁，而每4.2立方公里的海水里就含有五百万吨镁。

“炼钢需要锰，成堆成堆的锰结核像土豆似的撒满海底。

“海里还有大量镍和钴，海底下面储藏着大量的石油，埋着一层层厚厚的钾碱、白金、钛、硫、锌、铀、溴、锡和钻石。”

“这些东西为什么得不到人们的重视？”哈尔问，“采矿公司不感兴趣吗？”

“感兴趣的，”狄克博士说，“非常感兴趣。许多英国、俄国的公司，还有一千多家美国公司都在海底挖掘，它们想知道怎样才能干得更出色。一些大公司还雇我们搞研究，想让我们出成果，我们的海底科学基金会就是为此而成立的。”

“快点儿告诉我们吧，我们能为这一事业干点什么？”哈尔说。

“在某种意义上，”狄克博士说，“你们的工作是所有的工作当中最重要的。除了金属外，世界还急需另一种东西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食物。百分之八十的动物生活在海洋里，植物就更多了，生长在海洋里的植物占全世界植物种类的百分之九十。但是，到目前为止，人类的食品中只有百分之一来自海洋。这个问题有待你们这些博物学家去解决。我们怎么样才能向海洋索取更多食物？怎样才能让海洋生产更多的人们喜爱的食品？东方人有些东西值得我们学习。中国人开发渔场已经很多个世纪；日本人有海草养殖场，海草是很好的食品。在他们经营的牡蛎养殖场里，数以百万计的牡蛎长出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工养殖的珍珠，这些珍珠在世界各地都能卖出好价钱。

“必须保护鲸鱼，让它们自由繁殖。一条鲸鱼的肉和油价值三万美元。当拉普兰人需要驯鹿时，他们就自己驯养，而不到野地里去捕猎。我们也不会靠捕猎野羊来获取我们所需要的羊肉，我们有自己的羊群。我们开发、耕耘土地，那么，为什么不来开发、耕耘海洋呢？”

哈尔的眼睛一亮，“这会儿，我开始明白你为什么需要我们了。”

“当然，”狄克博士笑了，“我们一直满怀兴趣地关注着你们的事业。你们父亲是有名的动物收藏家，他曾把你们派往世界的许多地区，去捕捉陆地和海洋动物的活标本，以满足动物园和水族馆的需要。作为博物学家，你

锰结核——海底一种含锰的矿石。

拉普兰人——斯堪的纳维亚北部、芬兰和苏联北部科拉半岛上的一个民族，过典型的游牧生活，以放牧驯鹿、捕捞鱼及海中哺乳动物为生。

们有着丰富的经验，我们正需要一位博物学家领导这些研究工作。”

“可为什么偏选中我？”哈尔问，“很多博物学家比我年长，他们的经验更丰富。”说这话时，哈尔真希望自己不只十九岁，而是年纪大得多。

“在野外，”狄克博士说。“你更有经验。一个成天盯着显微镜的博物学家，尽管年龄可能比你大一倍，他从实验室里所得到的经验却远不如你们丰富。不要为自己太年轻而羞愧。年轻，正是我们的需要，海底的工作比陆地上的工作艰苦得多，需要有过人的体力和耐力。”他把哈尔上下打量了一番，“看得出来，你什么苦都能吃，你弟弟也能。罗杰，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四五了。”

“个儿够大的。看样子，你似乎可以单枪匹马地抓住一只大猩猩。你们恐怕都已经明白我和你们父亲所作的安排：除了给我们干活，你们还可以为他的水族馆搜集些珍奇鱼类，所以，你们捕猎活标本的工作不会中断。当然，你们的食宿由我提供。说不定你们现在就想去看看你们住的地方吧。你们的小屋在马鲛鱼街拐角那儿。咱们这就去看看吧。”

穿戴好潜水的服装，他们从“大门”钻进水里，往马鲛鱼街游去。

3 海底的家

从地板上的洞钻进小屋，孩子们来到一间舒适的客厅，这客厅通厨房、浴室和两间卧室。

“怎么样？”狄克博士问。

“太棒了！”罗杰赞叹道。

“太好了，”哈尔说，“谁能想象海底会有这么好的地方！不过，这么大的屋子我们住不了。两间卧室，其实一间就足够了。”

“你们只能占用一间，”狄克博士说。“要知道，住房不够分，我们只好住挤点儿。我希望你们不介意和另一个人合住一幢房子。”

“一点儿也不，”哈尔说，“说实在的，有个伴儿我们更高兴。”

“我相信，你们会发现卡格斯是位好同伴，”主席说，“他很有教养，是个具有极高的道德准则的人。”

哈尔皱起了眉头，“你说，他叫什么？”

“卡格斯。”

哈尔努力回忆着，“他是——传教士？”

“对，是传教士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梅林·卡格斯牧师，我们教堂的牧师。”

“梅林·卡格斯，”哈尔说，“对，我们认识他。”

“好哇，那就更好了。你们既然是熟人，住在一块儿肯定能相处得很好。”

哈尔暗暗叫苦：我倒不如跟蛇一块儿住在这小屋子里。但是，由于某种原因，他没把这话说出口。

罗杰考虑得可没那么周全，“不就是那个家伙“别说了。”哈尔严厉地制止了他。

只消三言两语，他或罗杰都能使卡格斯声名狼藉。卡格斯不是献身宗教的人，而是一个有两次杀人纪录的杀人犯。他伪装成传教士，到处招摇撞骗，他紧紧交叉着十指祈祷，嘴里念着圣经，心里却在策划杀人越货的阴谋。他曾密谋盗窃一个珍珠养殖场，因为嫌哈尔兄弟碍手碍脚，就把他们抛弃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岛上等死。是的，哈尔记得这个梅林·卡格斯“牧师”，太记得了。

不过，这坏蛋也许已经改邪归正了，狄克博士对他印象很好，如今，他是这个海底世界的贵宾。哈尔可不是那种好搬弄是非的人。他主张在证据不足的时候，不要随便怀疑任何人。他必须保持沉默——至少，他应该先跟那家伙谈谈，弄清楚他是否真的已经洗心革面，或者像他一贯那样仍旧是个强盗和杀人犯。在没有弄清楚之前，他不能吐露半点口风。

他站在有机玻璃窗前，思绪满怀地注视着外面的街道，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古怪的街道——到处是成群结队的鱼。

“您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来建您的海底城呢？”

主席走到窗前，“你这问题的部分答案就在那儿，”说着，他朝鱼群扬了扬下巴，“热带水域里的海洋生物比任何别的地方都要多。珊瑚礁能引来鱼群，鱼爱躲在珊瑚礁的洞里，它们以珊瑚虫为食。大堡礁是世界最大的珊瑚礁——长达两千多公里，聚集着世界最丰富的海洋生物，海底到处是矿藏。因此，这地方是研究海洋资源的理想场所。”

罗杰在朝窗外张望，“我们屋后的那间小屋是干什么用的？”

“那儿嘛，我的孩子，你肯定会感兴趣。那是你的车房，你的汽车已经

停放在里头了。”

“我的汽车？”

“唔，确切他说，不是汽车，但在水下，它比汽车还要好。实话告诉你吧，那是一艘潜艇。知道吗？它是我们的信使。专门在城里传递信件、工具和给养。会开车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那么，驾驶这辆玻璃吉普准没问题。”

“玻璃？怎么会是玻璃的呢？”

“一种新玩意儿，”狄克博士说，“我们这儿的所有潜艇都是用钢造的——碟形潜艇，‘深海之星’，‘深潜号’；小潜艇，‘抹香鲸号’，‘翻车鱼号’等等。用玻璃造的潜艇，这还是第一艘呢。”

“干嘛用玻璃造？以前，我还以为玻璃易碎呢！”

“正相反，玻璃比钢更顶得住海水的压力，尤其是压缩玻璃，里面掺有玻璃纤维和塑料，压缩得越厉害就越坚硬。它比钢轻巧得多，不会被海水里的盐分所腐蚀，所以能在水下呆好几星期甚至好几年而不会损坏。最妙的是，它通体透明，前后左右、上上下下四面八方都看得见。”

“妙啊，”哈尔说，“是谁那么聪明，发明出这样的潜艇？”

“制造第一艘玻璃潜艇的人叫麦克林，就是发明空对空导弹的那个麦克林，海军军械试验站主任。由于他的发明，他荣获了一万美元的洛克菲勒公用事业奖。我们这艘潜艇跟麦克林造的第一艘潜艇不大一样，我们做了很多改进。不过，它仍然是玻璃的。”

“它真能潜往深水处而不会被压破吗？”哈尔不大相信。

“依我们看，它能驶进海底最深的沟壑——10972米的深海，约合10公里。难以置信，对吗？不过，我们还没有在那样的深度做过试验。凡是愿意拿生命去冒险的人都可以把潜艇驶进那样的深海，看看会有什么结果。我可不愿去冒生命的危险。喏，这是说明书，它会把操纵潜艇的方法告诉你。”他把一本小册子递给罗杰，“好了，要是你们不反对，我就告退了。我该回我的办公室去了”

罗杰仔细阅读了说明书，接着，就急急忙忙冲往年房，研究那辆玻璃吉普去了。

哈尔一个人留在屋里。摆在面前的任务使他欢欣鼓舞，但一想到卡格斯，他就不由得心烦。

罗杰激动万分地跑回屋里，“没见过这么奇妙的东西！想去兜一圈吗？”

哈尔有点儿担心，“对付那玩意儿，你能行吗？”

“看来不太难，咱们开出去试试。”

4 玻璃吉普

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古怪的车房，它向大海敞开着，车房里全是海水，光线从房顶上一个巨大的窗户射进房内。

开头，哈尔根本没看见什么玻璃船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明白，那只通体透明的玻璃船就在他眼前，它被海水的浮力托着，贴着车房顶。

跟海底城的房屋一样——船底的一个洞就是舱口。

玻璃潜艇像一只差不多两米长的巨型蛋，蛋的小头是船头，船尾那头有一个双人座位。看上去，潜艇很像一只闪闪发光的甲虫；伸在外面的四根短短的喷流管像虫腿，船前有一只带关节的胳膊，胳膊末端的钳口似乎随时会咬人，那是“挖扬机”，可以用来抓东西、动物或鱼。

兄弟俩游上去，从舱口钻进船里，船内充满气体，很干爽。罗杰关上舱门。

“这船怎么驶出车房？”哈尔问，“我没看见螺旋桨。”

“这船靠喷气发动机开动，有点儿像喷气式飞机，”罗杰挺内行他说。能当哥哥的师傅，他很高兴，“那些管子每一根都是一台喷气发动机，只不过它们喷射的是水而不是空气，所以，叫做海德鲁喷流发动机，海德鲁是水的意思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，”哈尔不耐烦他说，“开船吧。”

“后喷流发动机把船体往前推，左前方的发动机使船头往右转，右边儿的发动机使船头往左拐。把前面的两根喷流管往下一按，船就往上浮，往上一推，船就往下潜。还可以倒退呢，只要把后喷流发动机关掉，把前头的两根喷流管拨向正前方就行了。”

“说得对，但是，这些喷流发动机怎么操纵呢？”

“很简单。看见这根杆子了吗？把它往上推，潜艇就往上浮；往下按，潜艇就下潜；往左，船就向左转；往右，船就往右边儿拐。把杆子推过这儿，按到回动装置上，船就倒退。”

“那么，那个按钮是干什么用的？”

“是操纵挖扬机的。把它往外一拉，钳口就会张开，往里一按，钳口就合上。”

“听起来是很简单，”哈尔说，“但不知道开动起来是不是真像你说的那么容易。咱们开出去试试。”

罗杰发动起发动机，玻璃吉普滑出车房，朝着旁边的房子直冲过去。

“当心，要撞上去了。”

罗杰紧紧抓着驾驶杆，但他太紧张，按反了方向，潜艇朝着那幢房子楼下的窗户冲去。

罗杰惊慌失措，他把驾驶杆使劲儿往右一压，潜艇猛地向右急转，几乎把街上几个行人的脑袋削掉。他连忙把驾驶杆往上提，吉普像只受惊的猫往上蹿。

这次试“车”使罗杰得到两点教益：一是无论干什么，事前都要心中有数；二是这辆吉普像通灵性的活物，能把六便士硬币一样小的东西翻转过来，能像流星似地飞速上升，也会像陨星般坠落。

“它比汽车强好几十倍。”他说。

他们飞也似地从海底城的房顶上掠过。房顶全都是平的——海底城从不

下雨也不下雪，房顶不必建成人字型，房顶和墙壁长满了水草和软体动物，那是千千万万鱼儿的食物。

楼房冒出一串串气泡，街上那些游泳的人和行人的水中呼吸器也在冒气泡。一幢楼房挂着“气”的招牌，供人们呼吸用的压缩氦气显然是从这里通过地下管道输送出去的。

那边那幢带小尖顶的房子是教堂，无赖梅林·卡格斯就是那儿的传教士。一种难以抑制的感觉使罗杰驾着吉普尽量远离那教堂的尖顶，高高地跃过去。

吉普飞驰着驶过一座建筑物，看样子，那是给全城提供光和热的发电厂。

有座建筑物哈尔猜想是脱盐厂，它把含盐的水变成淡水供给全城。种满热带作物的住宅街道绿荫如盖。住宅坐落在赏心悦目的花园里，园中栽满奇花异草，还有形状酷似植物的动物——石帆、珊瑚树，海葵和绚丽的柳珊瑚，表面光滑的小动物花很像郁金香。看来，梅恩大街是海底城的商业中心。那儿的商店没有门只有橱窗，高高的柱子把它们固定在海底，商店的大门全都在房底下。顾客浮上去钻进商店，然后，提着装在塑料袋里的大包小包食品和日用品再钻出来。

一家乳品店挂着鲸鱼奶的广告，一家书店贴着“海底世界专著”的海报。梅恩大街还有一家餐厅，一家理发店，一家出售“深海纪念品”的商店，一家医院，一家药房，一家银行，还有一家专门出售“海底珠宝”的珠宝店。

一个人抱着一台跟他自己身体一样大的机器从五金店里出来。

“我的天，”罗杰惊讶不已，“那玩意儿准有半吨重。”

“在陆地上，它足有半吨重，”哈尔说，“可在这儿，高密度的海水把它托着，人能毫不费力地把它抱起来。”

梅恩街上甚至还有一家宠物店，不过，那里头的宠物不是狗、猫或者金丝雀，而是海豚、鼠海豚和观赏鱼。

有几家商店专门出售潜水器具，配套水下呼吸器的气瓶、鸭脚板、面罩、通气管等等，凡是一位穿着讲究的水下人可能穿戴的一切，这儿应有尽有。

过了一会儿，景色变了，兄弟俩来到一座美丽的水下花园。脑状珊瑚、像伊斯兰寺院尖顶的珊瑚、海星、美丽的贝壳、巨蛤，还有在这些“树木”当中蜿蜒而过的小路构成了许多奇异漂亮的海底景致。

市郊一带是工业区，那儿正在进行采矿试验。人们用地磁仪勘探海底，这种仪器能发现水平面以下的任何金属。电起重机把含有金、银、铀、镁的矿石以及埋藏在海底的其他财宝吊到水面的船上。

罗杰关掉马达，船慢悠悠地漂过一块巨大的铁制品，这玩意儿正忽上忽下地不停摇摆，活像跷跷板。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抽石油的泵，”哈尔说，“你在墨西哥湾见过。”

“可那儿的泵都安装在海面的钻井平台上。”

“对。但是，那种把石油从海底往海面上抽的办法很蹩脚，油井在那么深的海底，把油往上抽代价很昂贵，而且十分危险，钻井平台会被台风摧毁或者被船撞翻，巨浪也会把它吞没。直接在海底抽油就好多了，所有海面上可能出现的危险都可以避免。当心，前面有障碍物。”

罗杰把吉普一拐，这才没有撞在吉普正前方的一道高耸的悬崖上。

“这是那道巨礁，”哈尔喊道，“这就是大堡礁！”

悬崖笔直地屹立在眼前，像摩天大楼的墙壁。

这一道由生物垒起来的最巨型的墙，比埃及的金字塔更宏伟，比阿斯旺大坝更壮观。它全长两千零壹拾壹千米，绵延整个珊瑚海，环抱澳大利亚的东北海岸。而这道庞大的墙壁却是由世界上最小的建筑师之一——珊瑚虫建成的。这种动物大小了，只有在显微镜底下才看得见。

浩瀚的太平洋的这一部分被贴切地命名为珊瑚海，它是一个绚丽的珊瑚陈列馆，世界各种各样的珊瑚应有尽有。

珊瑚崖是众多鱼类栖息的地方。有些鱼长着像石头一样坚硬的嘴巴，它们把珊瑚一块一块地啄下来吃掉。数不清的五彩斑斓的小鱼，为了躲开那些对它们穷追不舍的以小鱼为食的大鱼，流星似地窜进崖洞。鲨鱼很多，虽说只隔着一层玻璃，无遮无拦地暴露在这些食肉动物面前还是令人毛骨悚然，兄弟俩庆幸自己能在玻璃吉普里藏身。海鳗和章鱼在洞里造窝。一条海蛇扭动着盘缠在一根喷流管上。海葵吸附在崖壁上，只要有人用手碰它们一下，它们就伸出触角去螫；小鱼要是被这些触角叮了，就会麻痹。马鲛鱼张开大口扑向玻璃吉普，它们想到孩子们跟前把他们看清，不料一头撞在看不见的玻璃上，随即露出惊讶的神情。

在这些令人害怕的东西当中突然出现一种比较友好的动物，那是海豚。孩子们知道，海豚是人类的朋友和保护者。

海豚的鼻子尖尖的，像个酒瓶口，在这点上，它和鼠海豚不一样，鼠海豚的鼻子又圆又钝。海豚和鼠海豚都得浮到水面上去呼吸，这一点，它们又都与人类相像。但它们一口气能在水下呆近 30 分钟，这又与人类不同，人一口气顶多只能憋 3 分钟。

在智力方面，它们也像人。它们聪明，除人类以外——人类如今也应该被看作是海洋生物里的一种。海豚以及它们用肺呼吸的表亲，比如鲸鱼，是海里最聪明的生物。

那条海豚笑咪咪地往吉普里张望，也许，只不过因为它的嘴角自然上翘使人觉得它在微笑，但这微笑却使孩子们相信，这是一种永远不会伤害他们而只会成为他们的忠诚伙伴的生物。

要想与海豚交朋友，罗杰是最合适的人选，他特别会跟动物打交道。哈尔也会，但他个子太大，气宇轩昂，动物们都有点儿怕他。在它们看来，弟弟罗杰似乎没那么可怕。

罗杰关掉马达让船漂着，他拍打着玻璃。

“喂，这儿，酒瓶先生，过来说声‘你好’。你是海里最斯文的绅士。过来呀，咱们认识一下。”

他不停地温和他说着，那条海豚似乎在倾听。“我猜，它不会真听得见我说的话。”罗杰说。

“他听得见。”

“我没看见它有耳朵呀。”

“它有耳朵，不过很小。而且它常常不是用耳朵听。”

“不用耳朵怎么听得见呢？”

“你是听不见，”哈尔说，“海豚却听得见。声音使空气或水产生颤动，海豚皮肤上那些敏感的神经能感觉到这些颤动。不同的声音产生种种不同的颤动，海豚都能分得清。声音不一定要很强，科学试验表明，甚至一滴水溅

落的声音都能吸引海豚把头扭过去看。因此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海豚对周围的情况都了如指掌。”

海豚搭腔了。它发出一种听起来很友好的哨声，这不是用嘴吹出的哨声，而是从海豚头顶上的鼻孔里发出的声音。

“海豚没有声带，”哈尔说，“但它的词汇却很丰富。有人曾把海豚的哨声录下来，发现它发出的哨声共有 32 种，每种都表达不同的意思，友好、恐惧、愤怒、厌烦、高兴、忧伤，还有求助的呼喊等等。”

“哦，这一点海豚跟我们不一样，人类不会用口哨交谈。”

“那你就错了，”哥哥说，“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丛林人就会用口哨交谈，亚马孙丛林中某些部落的人也会。一些墨西哥印第安人也用口哨语，但他们不能像海豚那样用哨声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。比利牛斯山区也有一种口哨的语言方式，加那利岛上的牧羊人在相隔 5 千米远的山峰之间能用口哨语交谈。

“海豚还有另一种语言——卡嗒声。我们人类不是人人都会两种语言，但所有海豚都会两种语言。与人类接近的海豚甚至还发展了第三种语言——模仿人类语，一个大型水族馆里的海豚逐渐听懂了教练的吩咐，它们努力复述教练说的话，由于没有声带，它们模仿得不算太好，但它们却完全听得懂并能执行教练的命令。它们甚至学会了用一种足够低的声音答话，这样，教练就能听见了。”

“足够低的声音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高音，人就听不见了吗？”

“声音太高，人的耳朵就听不见了。声音是以千赫为单位的，人类能听见 20 千赫的声音。狗听得见的声音高达 40 千赫。而长着酒瓶鼻子的海豚却能听到高于 120 千赫的声音。它也能发出频率一样高的声音。与同类交谈时，它发出的声音多在 120 千赫左右，但它慢慢懂得了，如果要跟人交谈，它就必须把声音放低，它准觉得我们人类有点儿蠢。”

“我真想给它喂点儿鱼，”罗杰说，“这样，它也许就愿意呆在这一带了。”

“有鱼喂它可能会更好，”哈尔说，“不过，实际上没有必要。想留住一条狗或猫，你是得给它们喂食，但如果一条海豚愿意跟你呆在一块儿，那仅仅是因为它喜欢人类。它们喜欢追随着轮船，在船边嬉戏，这你见过。它们不是想找东西吃，而是想玩儿，想得到甲板上的那些家伙们的赞赏，它们觉得那些家伙跟它们很相像。

“我们确实像它们。它们呼吸空气，我们也呼吸空气；它们的皮肤也像我们，光溜溜的，不像鱼那样浑身長鳞；它们有着高度发达的大脑，我们也觉得自己的大脑很发达。在身体结构方面，我们跟它们也有些相像：我们是哺乳动物，它们也是；跟我们一样，它们也曾长期生活在陆地上，曾一度用四肢行走，只不过后来回归大海罢了。如果拿一条海豚来解剖，你会发现它们现在的鳍从前曾经是腿，所有的关节，包括五只完整的脚趾都还在。他们最后为什么要返回海洋？这点我们还没弄清。不过，人类今天不也打算回归大海吗？至少，你和我现在正是这样做，成千上万乃至亿万人将来也会这样做的。”

“瞧，一条海鳗。”罗杰指着一条从崖洞里伸出来的略带暗绿的尾巴说。

海豚也看见了海鳗，它立即向那条凶猛的鳗鱼扑去，那可是海豚的一顿美味佳肴啊。

酒瓶先生一口咬住那尾巴，然后，便使劲儿住后划动它的鳍状肢，想把那条像蛇一样的家伙从它的避难之所里揪出来。

罗杰以为酒瓶先生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征服对手，因为海豚的体重看来足有 400 磅，而海鳗顶多不过 100 磅重。

但是，海豚越拽，鳗往岩缝里钻得越深。它鼓起全身的肌肉，紧紧地扒在岩缝壁上，怎么也揪不下来。

酒瓶先生只好放掉海鳗，浮到水面上吸气。过了一会儿，它又潜下来，卧在海底，侧着头看着海鳗，像在沉思什么。

一条锯鳐懒洋洋地从旁边的崖洞游出来，它是栖息在海洋里的最毒的动物之一。海豚若有所思地端详着锯鳐。

突然，它追上去，唰地钻到锯鳐身下，用它坚硬的酒瓶鼻子闪电般地向锯鳐的肚皮戳过去，就这么一下子，锯鳐就送了命。

海豚紧紧咬住锯鳐的肚皮，用它有毒的背鳍去刺海鳗的尾巴。

海鳗马上像一个被扎穿了的气球，瘫软下来，没费什么力气，海豚就把它揪了出来。这条海鳗身长 2 米——整整 2 米长的美味佳肴！

这场表演正好证明了海豚的大脑几乎像人脑一样发达。它知道锯鳐有着有毒的背鳍，还知道它得利用工具才能把海鳗从岩缝里揪出来。他咬锯鳐的肚皮而不咬鱼背，因为鱼背上长着毒鳍，它用这一致命的工具刺死了海鳗。

“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”罗杰说。

“你完全可以相信它们，”哈尔说，“洛杉矶附近有个太平洋海产养殖场，那儿的鱼箱里就发生过跟这一模一样的事件。观众透过鱼箱侧面的玻璃清楚地看到了事件的全过程。”

玻璃吉普在珊瑚崖附近悠闲地飘荡着，没有挪动位置。海豚饱餐一顿后又游回来，用鼻子凑在玻璃吉普上罗杰敲击的地方摩挲着。

“看样子，它想凑近我们，”罗杰说，“我把舱口打开，好吗？”

“为什么不？开吧。”

罗杰打开舱门，海豚立即游到船下，把鼻子伸进吉普，用友好的哨声跟兄弟俩打招呼。它张着嘴，嘴里的牙齿看来挺尖利。罗杰怯生生地伸出手去抚摸那家伙的脖子，就像他平常爱抚狗和猫一样。海豚发出一连串的卡嗒声，那声音听起来活像猫狗发出的心满意足的呜呜声。

5 酒瓶先生和虎鲨

一位凶残的来访者扰乱了这欢乐的情景。一条巨型虎鲨 本来一直在远处百无聊赖地游来游去，对别人的事仿佛熟视无睹，这会儿，它突然对那道打开的舱门发生了兴趣。它飞快地游过去，推开酒瓶先生，把头整个儿钻进吉普。它也张着嘴，但它的嘴巴跟海豚的嘴是多么不同啊！这张嘴不是由一排而是由五排能致人于死命的牙齿装备起来：最大最可怕的牙齿长在前排，后面几排逐渐变小，最后一排长在口腔深处，不过一厘米长，却非常尖利，能把人撕成碎片。

人们相信，鲨鱼是唯一长有五排半圆形牙齿的动物。这些牙齿全部向后倾斜，这样，猎物一旦被鲨鱼咬住，就休想挣脱了。鲨鱼的齿端非常锋利，原始部落的人把它们当剃刀用来刮脸。据说，鲨鱼一口就能把人咬成两半。

人们认为，鲨鱼是世上第一种长牙齿的生物。

后来，多骨鱼、两栖动物、爬行动物、哺乳动物以及人类都先后长出了牙齿，连大象的巨牙都可以追溯到最先长牙齿的鲨鱼。

鲨鱼太喜欢它的牙齿了，光嘴里长满牙齿还嫌不够，它的全身都长着牙齿，鲨鱼身上的鳞片实际上就是牙齿。每一片鳞甲都像牙齿一样尖利，由跟牙齿一样的物质组成，上面布满牙质，还有一条带神经的中心牙髓管。

这些小牙齿使许多鲨鱼坚韧的皮粗糙得像砂纸，能擦伤、撕破游泳者的皮肉。发明砂纸以前，木匠就用叫做鲨革的鲨鱼皮来打磨坚硬的木头。这些牙齿巨大而且一只紧挨着一只，鱼叉难以刺进鲨鱼皮，就是子弹也会被这种皮弹飞。

不过，最好的牙齿，或者，不如说是最坏的牙齿还是长在嘴里的那些。为什么长了五排？因为鲨鱼的食量大得惊人，一天之内，它使用牙齿的次数会达到 100 次。当前排的牙齿被磨损时，紧挨着它的一排牙齿便会向前移动，而新的一排牙齿则在口腔深处形成。这么一来，无论鲨鱼的寿命有多长，它的牙齿永远是完好无缺的。

“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牙齿，”罗杰说，“前排的牙准有十厘米长。”

“鲨鱼的牙齿是鱼类世界上最巨型的，”哈尔说，“它们经历了很多岁月才逐渐进化成现在这种样子。在岩石当中发现的鲨鱼牙化石已经有一亿三千万年的历史，它们和今天的鲨鱼齿十分相像。所以，最早开始生长牙齿的鲨鱼想必比它们还要早很多百万年。”

“没看见它有臼齿，”罗杰说，“所有的牙齿好像都是门齿。”

“说得对，”哈尔说，“它们不咀嚼食物，而像刀子一样把食物切开。狮子的牙齿很可怕，但却不能与鲨鱼的牙齿相比。狮子得咀嚼，把动物的尸体咬碎后才能吃上一口食；可在海洋里，大青鲨、虎鲨和灰鳍鱼却能猛地向它们的受害者扑去。一口啃下十磅肉，连游速都用不着放慢。它们的牙齿一下子就能把皮和肉一起咬开，像咬松软的冰淇淋一样。”

“被这样的牙齿咬肯定比被魔鬼咬还痛。”

“怪得很，”哈尔说，“一点儿也不痛。一切都来得这样迅猛，干净利落，要过好一阵子，人才会感觉到被咬了，因为神经还没反应过来呢。一位

虎鲨——学名鼬鲨，极贪吃，灰或褐色，体格巨大壮实，多为吃人鲨，极富侵略性，分布极广，尤以暖海为最多。

马来西亚的采珠人游到他的船边对他的朋友说，‘不知道我是不是被鲨鱼咬了。’当把他拖上船，只见他心脏以下的躯体已被咬成两半。”

罗杰害怕地紧挨着吉普壁缩成一团，手浑身上下摸索着。

“我只想肯定，它还没把我咬成两半儿，”他说，“嗨，那妖怪的一口没准能啃十多人。”

“啃二十多人也绰绰有余，”哈尔说，“一条虎鲨大约有 720 只牙齿，而人只有 32 只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鲨鱼都这样，这点不用我说你也知道。有些鲨鱼的牙齿很钝，在搏斗中很少用牙。长尾鲨搏斗时用的是尾巴和它那狭长扁平的嘴巴，不用牙。鲸鲨不长牙齿，它不能咬人，只能把人吸进去。姥鲨身子长达 12 米，体型是鲨鱼当中最大的，但它却不伤人，它只吃比蚊子大不了多少的小东西，”

“这家伙最好走开，”罗杰带着怨气说，“跟它在一块儿我简直烦死了。”

虎鲨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，相反，它使劲儿伸了伸尾巴，把身子又往玻璃吉普里挤了挤。现在，不管两个孩子怎么缩着身子紧贴在船的玻璃上，它都咬得到他们了。

鲨鱼扭动着身子凑近罗杰。可是，正当它张开大口妄咬罗杰的肩膀时，却突然惊跳起来，掉到舱口外面。

“怎么回事儿？”罗杰喘着粗气问。

“你的海豚救我们来了，它用它的硬头撞鲨鱼的肚皮。”

“鲨鱼怕它撞吗？”

“要是撞在它那些盔甲上，它一点儿也不在乎。但是，海豚知道，它的肚皮底下很软。海豚常常只消往鲨鱼的要害处猛撞一下，就能叫它一命呜呼。”

但是，尽管海豚这一下撞得比骡子踢的还重，眼下这条鲨鱼离死还远着呢。

它翻滚着，直朝酒瓶先生冲去。这只令人望而生畏的庞然大物使孩子们不禁为海豚的性命担忧。大堡礁所有的海洋动物体型几乎都比它们其他地区的远亲大。这条虎鲨足有 9 米多长，体重至少有 7 吨，那条只有 180 千克的海豚在它身边活像一个玩偶。

虎鲨以惊人的速度冲上去，维护了它作为鱼类中的速度冠军的荣誉。短时间猛冲时，鲨鱼的游速可达每小时 80 公里。

鲨鱼不但是鱼类中速度最快、体型最大的，而且是最危险的。在鲨鱼冲向海豚的瞬间，哈尔想起悉尼的一位著名外科大夫说过的话。他处理过数以百计被鲨鱼咬伤的人。

“在世界别的地区，”科普尔逊大夫说，“可能会有不伤人的鲨鱼，但在我们的海域，却绝不会有这样的鲨鱼。我这儿搜集了一百多份报导，讲的都是遭到鲨鱼袭击的人。正如你所看到的，这些人当中的百分之八十受了致命伤。我们澳大利亚这儿有五种会伤害人的鲨鱼：大白鲨（又名噬人鲨）、虎鲨、双髻鲨、沙锥齿鲨和灰鯖鲨。作为澳大利亚人，我们只能惭愧地宣称，在鲨鱼伤人事件的次数和被鲨鱼咬死的人数方面，澳大利亚居世界首位。”

孩子们永远也忘不了虎鲨盯着他们的那一瞬间。虎鲨的眼睛漆黑、镇定、凶残、令人震惊。难怪 16 世纪英国的那位船长在伦敦展览这些怪物时，用德语词“舒克”来给它们命名。“舒克”的意思是恶棍，“舒克”变成鲨鱼以后，仍然是海里的恶棍。

鲨鱼张着巨口，它竟能把嘴巴张得这么大，这使两个孩子震惊。一篇来自澳大利亚的报导曾经写到，人们剖开一条大白鲨，在它的肚子里发现一匹完整的马。兄弟俩现在才明白怎么会有那样的事儿：鲨鱼的上下颚之间长着富有弹性的肌肉，它们能像橡皮筋似地拉长，这使那恶棍能够吞下比自己的头大得多的食物。

现在，他们看到这样的事就发生在自己的眼前。酒瓶先生还没来得及发出一声哨声或卡嗒声，那个长着 720 只牙齿的大洞就把它的头和肩膀吞了进去，而且，眼看就要把它整个儿吞掉。

罗杰再也受不了啦，酒瓶先生救过他的命，现在该轮到它救他了。他从玻璃吉普跳进水里，直向那海中霸王冲去，忘掉了自己的危险，也听不见哥哥在大喊大叫地警告他。

他还没想好该怎么办。他的加重皮带里头有把刀子，但他很清楚，用这把刀子无异于用一支牙签去对付那妖怪。他希望手里有支镖枪，但那很可能也无济于事，他实际上赤手空拳，什么武器也没有。

他想试一试海豚爱用的办法。他游到鲨鱼的肚皮上，用他那结实的头，以最快的速度往那海霸的肚皮猛力撞去。鲨鱼的肚皮像橡皮似地陷进去，但是，一转眼又像橡皮似地弹起来了。鲨鱼根本不在乎。

鱼鳃那儿怎么样？它们应该是很敏感的。罗杰游到右鳃那边，挥动拳头，用尽力气往鲨鱼鳃擂去。

看样子，鲨鱼对这一拳毫无知觉，它正全神贯注地对付它的那个 180 公斤重的食物，一心要把它咽下去。吞咽过程很缓慢，但却持续不停，罗杰那位朋友的身体又有几厘米被吞了进去。

罗杰至少应该庆幸，鲨鱼还没有把酒瓶先生咬成两半，它可能觉得能囫囵吞下就不必咬开了。但是，要是鲨鱼改变主意了呢？如果它合上牙齿一咬，罗杰的海豚可就完了。他得赶快，可又能怎么办呢？

他忽然想起鱼类都不喜欢让别的东西骑在背上，不管是章鱼、大王乌贼、大海鳗、海蛇还是人。

他游到鲨鱼背上，叉开腿挨着鱼头骑上去。

这么一骑，鲨鱼倒不觉得怎么样，罗杰可就遭殃了。热带水域的水很暖，罗杰没穿橡皮衣，只穿着游泳裤，虎鲨背上的齿鳞状扎破了他的腿，滴滴鲜血把海水染红了。

虎鲨拚命摆着尾巴，它嗅到血腥气，因此，更坚定不移地要把这个活物尽快吞下去。

在淡红的水中，罗杰朦胧看见哈尔正游过来搭救他们。哥哥又能怎么样？他不会比罗杰更高明，罗杰一心想完全靠自己去战胜这海中霸王。

他用头撞过鲨鱼的肚皮，用拳头使劲儿擂过它的鳃，还试图骑在它背上，分散那家伙的注意力。但是，还有一个办法他还没试过。

那双乌黑的巨跟怎么样？它们肯定比肚皮、鳃和背都脆弱。罗杰趴在鱼头上，双手拇指用力住那两个乌黑的洞里抠。

直到这时，鲨鱼才发现他。它拼命扑腾，搅得海水滚滚，吓跑了礁石上的鱼儿。它不断地转圈儿，尾巴疯狂地拍打，那条备受折磨的海豚也在鲨鱼嘴里拼命摆尾巴。这可是博物学上的新发现——一只两头长尾巴的怪物。

这发了狂的怪物翻腾着，滚动着，罗杰几乎从他的坐骑上摔下来。不，他绝不能松手。他忍着剧痛，双腿把那些无情的利齿夹得更紧，拇指往鲨鱼